張力

冷戰年代

家門口的斜對面停放一輛生銹的裝甲車，車體中等，並無砲管，車頂未上鎖，於是這輛戰車就成為附近孩子最大的玩具。年齡較長的孩子坐在車頂，想像自己是員猛將，指揮千軍萬馬馳騁沙場。幾個小不點吃力地爬上爬下，也沒閒著。

這是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台灣南部左營海軍崇實新村的一個角落。聽大人說，這輛戰車是日本人留下來的。日本人是誰？他們為甚麼讓這個大玩具孤零零地留在我們村子裡？孩子們不瞭解，縱使大人耐著性子解說，我們也聽得似懂非懂。這並不要緊，孩子依然玩得興高采烈，滿身鐵銹汙泥。傍晚各家煤球爐上升起小小的炊煙，剛踏下交通車或腳踩自行車歸來的家長，經過戰車時，總會對自家的孩子嘀咕幾句，孩子扮了個鬼臉，繼續玩耍。一直要等到竹籬笆內傳來母親的呼喚或詈罵聲，孩子才結束沒有敵人的戰鬥遊戲，跳下戰車，一溜煙跑回家裡。

哈佛校園的一間教室裡，「冷戰史」的教授娓娓敘述當年東西方陣營的對抗，提到一九五〇年代的兩次台海危機時，我感覺他的目光有意無意瞥向我。而我卻轉頭望見窗外的校園，初春的陽光普照新綠的草地，未融的殘雪堆積在路旁，活潑的大學生已迫不及待換上短薄春裝，享受難得的暖陽。我的記憶一下子就回到一九五〇年代的南台灣。

海峽有危機嗎？遠方有戰爭嗎？孩子在寧靜的眷村裡毫無感覺。走出我們的村子向右拐，再左轉沿著供應司令部前的馬路筆直走下去，沒有多久就會走到海邊。港內通常停泊幾艘戰艦，還有一些砲艇、小艇和浮箱。孩子玩膩了戰車，有時會結伴來到港邊閒逛。各處站崗的衛兵看到幾個不起眼的小毛頭四處走動，也懶得搭理。我們站在碼頭上，面對近在咫尺的巨艦，不由得發出驚嘆之聲。尤其對艦上的巨砲、機關槍、煙囪、旋轉不已的雷達，甚至艦旁白漆書寫的艦艇阿拉伯數字編號，更充滿好奇。

此時大一點的孩子總會炫耀自己從大人那裡聽來的一些海軍知識，指著軍艦說：「這是陽字號，那是太字號，那邊肚子大大的是中字號，可以裝戰車的。」旁邊的孩子由衷佩服他的學識淵博，但想到中字號可以裝下好幾輛我們的戰車，不免有些無趣。轉瞬又想，這些軍艦如果也是我們的玩具，能在艦上攀上爬下，跑來跑去，那就比玩戰車拉風多了。艦旁身著雪白制服的衛兵，當然不會協助我們這群小鬼實現夢想，過足了乾癮後，還是回到村子裡玩我們的戰車吧。

教授講課告一段落，要求學生就指定閱讀教材和授課內容進行討論。幾位同學旁徵博引，列舉各家論點；也有兩三位年紀較長的研究生，講述自己或父母告知的經驗。冷戰時期許多美國人都有核子大戰即將爆發的恐懼感，有些大城近郊的家庭甚至挖掘防空洞，隨時更換儲水乾糧，打算在遭遇核彈襲擊時，僥倖保全一家性命。世上只有美國曾經運用原子彈攻擊別國，所以最瞭解這種武器的可怕。原來我們當時在電影、畫報上所看到強大富足的美國的背後，還有一層核戰毀滅的陰影。

一九五三年韓戰結束後，倖存的美國孩子從朝鮮半島陸續返回家園。中南半島的戰事雖已逐日升高，美國則直到一九六〇年代才大規模介入。然而冷戰中的熱戰卻在西太平洋濱幾個地圖上很難找到的小島上進行，華盛頓和台北為這些島嶼的戰略價值爭執不已。當時南台灣眷村的居民也許並不理解華府的戰略構想，但對這些外島的堅守或撤退，卻是十分關心。每天圍繞戰車玩樂那些孩子的父親，就可能在外島附近海域巡弋，南台灣的家中則始終有顆懸念的心。我這麼想著，也簡單地陳述我的想法。

雖然如此，戰火並未延燒到台灣本島。一九五七年的一個午後，我坐在戰車頂上想像自己是指揮官，一不留神從車頂掉落艙內，後腦血流不止，其他孩子趕忙喚來大人送我到醫院。不久我頭纏紗布坐在父親的小辦公室裡，望著四周白牆與綠色窗櫺，內心依然驚恐。父親看我的模樣，對我笑了笑，塞了幾顆糖果到我手中。之後沒有多久，家門前的那輛戰車就被拖走了。

第二年我準備上小學，自己多認得一些字。初夏時節，常常看到車站和電影院門口張貼「支援前線」、「保衛金馬」的標語，心中有種奇特的感覺。這是戰爭嗎？是的，那一年八月，不遠的遠方果然爆發了戰爭。

（寄自麻省劍橋）

圖／彥俊曹